

中华古典名著大系

镜花缘

清 李汝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中华古典名著大系

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 走穷途孝女绝粮 得生路仙姑献稻

话说大盗连连叩头道：“只求夫人消了气恼，不记前仇，听凭再打多少，我也情愿。”妇人向倭倭道：“他既自己情愿，你们代我着实重打，若再虚应故事，定要狗命！”四个倭倭听了，那敢怠慢？登时上来两个，把大盗紧紧按住。那两个举起大板，打的皮开肉破，喊叫连声。打到二十，倭倭把手住了。妇人道：“这个强盗无情无义，如何就可轻放？给我再打二十！”大盗恸哭道：“求夫人饶恕，愚夫吃不起了！”妇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为何一心只想讨妾？假如我要讨个男妾，日日把你冷淡，你可欢喜？你们作男子的，在贫贱时原也讲些伦常之道。一经转到富贵场中，就生出许多炎凉样子，把本来面目都忘了。不独疏亲慢友，种种骄傲，并将糟糠之情，也置度外。这真是强盗行为，已该碎尸万段！你还只想置妾，那里有个忠恕之道！我不打你别的，我只打你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把你打的骄傲全无，心里冒出一个‘忠恕’来，我才甘心！今日打过，嗣后我也不来管你。总而言之，你不讨妾则已；若要讨妾，必须替我先讨男妾，我才依哩。我这男妾，古人叫做‘面首’。面哩，取其貌美；首哩，取其发美。这个典故并非是我杜撰，自古就有了。”大盗道：“这点小事，夫人何必讲究考据，况此中狠有风味，就是杜撰，亦有何妨？夫人要讨男妾，

要置面首，无不遵命。就只这般骄傲，乃我们绿林向来习气，久已立誓不能改的，还求见谅。”妇人道：“骄傲固是强盗习气，何妨把这恶习改了？”大盗道：“我们做强盗的全仗着骄傲欺人。若把这个习气改了，还算什么强盗？这是至死不能改的。”妇人道：“我就把你打死，看你可改！”分付伶俐：“着实再打！”一连打了八十，大盗睡在地下，昏晕数次，口中只有呼吸之气，喘息多时，才苏醒过来。只见他强打精神，垂泪说道：“求夫人快备后事，愚夫今要永别了。我死后别无遗言，惟嘱后世子孙，千万莫把绿林习气改了，那才算得孝子贤孙哩。”说罢，复又昏晕过去。

妇人见大盗命已垂危，不能再打，只得命人抬上床去。不觉后悔道：“我只当多打几板，自然把旧性改了，那知他至死不变。据此看来，原来世间强盗这般骄傲习气，竟是牢不可破。早知如此，我又何必同这禽兽较量！”因分付伶俐道：“这三个女子才来未久，大约船只还在山下，即速将他们带去，交他父母领回。那个黑女在此无用，也命他们一同领去。连日所劫衣箱，也都发还，省得他日后睹物又生别的邪念。急速去罢！倘有错误，取头见我！”伶俐诺诺连声，即将四人引至山下。恰好多、林二人正在探望，一见甚喜。随后衣箱也都发来。众伶俐暗暗藏过一只，大声说道：“今日大王因你四个女子反吃大苦，少刻必来报仇。你们回去，快快开船。若再迟延，性命难保！”多、林二人连连答应，把衣箱匆匆搬上，一齐上了舢板，竟向大船而来。

林之洋问知详细，口中惟有念佛。多九公看那黑女，甚觉眼熟，因问道：“请问女子尊姓，为何到此？”黑女垂泪道：“婢子姓黎，乳名红红，黑齿国人氏。父亲曾任少尉之职，久已去世。昨同叔父海外贩货，不幸在此遇盗。叔父与他争斗，

寡不敌众，被他害了，把婢子掳上山去。今幸放归。但孑然一身，举目无亲，尚求格外垂怜！”多九公听了，这才晓得就是前年谈文的黑女。到了大船，搬了衣箱，随即开船。红红与众人见礼。吕氏问知详细，不免叹息劝慰一番。闺臣从舱内取出一把纸扇道：“去岁我从父亲衣囊内见了此扇，因书法甚佳，带在身边，上面落的名款也是‘红红’二字，不知何故？”多九公把当日谈文之话说了，众人这才明白。

闺臣道：“我们萍水相逢，莫非有缘！姐姐如此高才，妹子此番回去，要去观光，一切正好叨教。惟恐初次见面，各存客气，妹子意欲高攀，结为异姓姊妹，不知姐姐可肯俯就？”红红道：“婢子今在难中，况家世寒薄，得蒙不弃，另眼相看，已属非分；何敢冒昧仰攀，有玷高贵！”林之洋道：“甚的攀不攀的！俺甥女的父亲也做过探花，黎小姐的父亲也做过少尉，算来都是千金小姐。不如依俺甥女，大家拜了姊妹，倒好相称。”若花、婉如听了，也要结拜。于是序了年龄：红红居长，若花居次，闺臣第三，婉如第四。各自行礼，并与吕氏、多、林二人也都见礼。

只听众水手道：“船上米粮，都被劫的颗粒无存，如今饿的头晕眼花，那有气力还去拿篙弄舵！”多九公道：“林兄快把豆面取来，今日又要仗他度命了。”林之洋道：“前日俺在小蓬莱还同甥女闲谈：自从得了此方，用过一次，后来总未用过。那知昨日还是满舱白米，今日倒要用他充饥。幸亏女大王将衣箱送还；若不送还，只怕还有什么‘在陈之厄’哩！”随即取了钥匙前去开箱。谁知别的衣箱都安然无恙，就是红红两只衣箱也好好在舱，就只豆面这只箱子不知去向。多九公道：“此必伶俐趁着忙乱之际，只当里面盛着值钱之物，隐藏过了。”林之洋这一吓非同小可，忙在各处寻找，那有踪影？只得来到

外面同众人商议。又不敢回去买米，若要前进，又离淑士国甚远。商议多时，众水手情愿受饿，都不敢再向两面国去，只好前进。惟愿遇着客船，就好加价购买。一连断餐两日，并未遇着一船。正在惊慌，偏又转了迎面大风，真是雪上加霜。只得收口，把船停泊。众水手个个饿的两眼发黑，满船惟闻叹息之声。

闺臣同若花、红红、婉如饿的无可奈何，只得推窗闲望。忽见岸上走过一个道姑，手中提着一个花篮，满面焦黄，前来化缘。众水手道：“船上已两日不见米的金面，我们还想上去化缘，你倒先来了。”那道姑听了，口中唱出几句歌儿。唱的是：

我是蓬莱百谷仙，与卿相聚不知年。因怜谪贬来沧海，愿献清肠续旧缘。

闺臣听了，忽然想起去年在东口山遇见那个道姑，口里唱的倒象也是这个歌儿，不知“清肠”又是何物，何不问他一声。因携若花三人来至船头道：“仙姑请了，何不请上献茶，歇息谈谈，岂不是好？”道姑道：“小道要去观光，那有工夫闲谈，只求布施一斋足矣。”闺臣忖道：“他这‘观光’二字，岂非说着我么？”因说道：“请问仙姑，你们出家人为何也去观光？”道姑道：“女菩萨，你要晓得一经观光之后，也就算功行圆满，一天大事都完了。”闺臣不觉点头道：“原来这样。请问仙姑从何至此？”道姑道：“我从聚首山回首洞而来。”闺臣听了，猛然想起“聚首还须回首忆”之句，心中动了一动道：“仙姑此时何往？”道姑道：“我到飞升岛极乐洞去。”闺臣忖道：“难道观光回首之后，就有此等好处么？我再追进一句，看他怎说。”因问道：“请教仙姑，这极乐洞虽在飞升岛，若以地里而论，却在何地？”道姑道：“无非总在心地。”闺臣连连点

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承仙姑指教了。但仙姑化斋，理应奉敬，奈船上已绝粮数日，尚求海涵！”

道姑道：“小道化缘，只论有缘无缘，却与别人不同。若逢无缘，即使彼处米谷如山，我也不化；如遇有缘，设或缺了米谷，我这篮内之稻，也可随缘乐助。”若花笑道：“你这小小花篮，所盛之稻，可想而知。我们船上有三十余人，你那篮内何能布施许多？”道姑道：“我这花篮，据女菩萨看去虽觉甚微，但能大能小，与众不同。”红红道：“请问仙姑，大可盛得若干？”道姑道：“大可收尽天下百谷。”婉如道：“请教小呢？”道姑道：“小亦敷衍你们船上三月之粮。”闰臣道：“仙姑花篮既有如此之妙，不知合船人可与仙姑有缘？”道姑道：“船上共有三十余人，安能个个有缘？”闰臣道：“我们四人可与仙姑有缘？”道姑道：“今日相逢，岂是无缘？不但有缘，而且都有宿缘。因有宿缘，所以来结良缘。因结良缘，不免又续旧缘。因续旧缘，以致普结众缘。结了众缘，然后才了尘缘。”说罢，将花篮掷上船头道：“可惜此稻所存无多，每人只能结得半半之缘。”婉如把稻取出，命水手将花篮送交道姑。道姑接了花篮，向闰臣道：“女菩萨千万保重！我们后会有期，暂且失陪。”说罢去了。

婉如道：“三位姐姐请看，道姑给的这个大米，竟有一尺长，无如只得八个。”三人看了，正在诧异，适值多九公走来道：“此物从何而来？”闰臣告知详细。多九公道：“此是清肠稻。当日老夫曾在海外吃过一个，足足一年不饥。现在我们船上共计三十二人，今将此稻每个分作四段，恰恰可够一顿，大约可以数十日不饥了。”若花道：“怪不得那道姑说‘只能结得半半之缘’，原来按人分派，每人只能吃得四分之一，恰恰一半之半了。”多、林二人即将清肠稻拿到后面，每个切作四段，

分在几锅煮了。大家吃了一顿，个个精神陡长，都念道姑救命之德。

次日开船。闺臣偶然问起红红当日赴试，可曾得中之话。红红不觉叹道：“若论愚姐学问，在本国虽不能列上等，也还不出中等。只因那些下等的都得前列，所以愚姐只好没分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这是何意？难道考官不识真才么？”红红道：“如果不识真才，所谓无心之过，倒也无甚要紧；无如总是关节夤缘，非为故旧，即因钱财，所取真才，不及一半。因此灰心，才同叔父来到海外，意欲借此消遣，不想倒受这番磨难。贤妹前日曾有观光之话，莫非天朝向来本有女科么？”闺臣道：“天朝虽无女科，近来却有一个旷典。”于是就把太后颁诏各话，告诉一扁。红红道：“有此胜事，却是闺阁难逢际遇。但天朝考官向来可有夤缘之弊？”闺臣道：“我们天朝乃万邦之首，所有考官，莫不清操廉洁。况国家不惜帑费，立此大典，原为拔取真才，为国求贤而设。若夤缘一个，即不免屈一真才。若果如此，后世子孙岂能兴旺？所以历来从无夤缘之事。姐姐如此抱负，何不同去一试？我们既已结拜，将来自然同其甘苦。设或都能中试，岂非一段奇遇？”红红道：“愚姐久已心灰，何必又做‘冯妇’。败兵之将，不敢言勇。虽承贤妹美意，何敢生此妄想？倘蒙携带，倒可同至天朝，瞻仰圣朝人物之盛；至于考试，竟可不必了。”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谈春秋胸罗锦绣 讲礼制口吐珠玑

话说红红道：“如蒙贤妹携带，倒可借此瞻仰天朝人物之盛。至于考试，久已心灰，岂可再萌妄想。”若花道：“此事到了天朝，慢慢再议，看来也由不得姐姐不去。前日闻得亭亭姐姐一同赴试，不知可曾得中？”红红道：“他家一贫如洗。其父不过是个诸生，业已去世。既无钱财，又无势利，因此也在孙山之外。但他落第后雄心不减，时刻痴心妄想，向日曾对我说，如果外邦开有女科，哪怕千山万水，他也要去碰碰，若不中个才女，至死不服。如今天朝虽开女科，无如远隔重洋，何能前去？看来只好望洋而叹了。”闺臣道：“他家还有何人？近来可曾远出？”红红道：“他无弟兄，只有缙氏寡母在堂，现在课读几个女童，以舌耕度日，并未远出。”闺臣道：“他既有志赴试，将来路过黑齿，我们何不约他同行，岂不是件美事？”红红道：“贤妹约他固妙；但他恃着自己学问，目空一切，每每把人不放在眼内。贤妹若去约他，他不晓得你学问深浅，惟恐玷辱，必不同往。据我愚见，必须先去谈谈学问，使他心中敬服，然后再讲约他之话，自然一说就肯了。”闺臣道：“闻得亭亭姐姐学问渊博，妹子何敢班门弄斧，同他乱谈？倘被考倒，岂非自讨苦么？”若花道：“阿妹为何只长他人志气，却灭自己威风？我倒是个初生犊儿不怕虎。将来到彼，我就同你前

去，难道我们两个还敌不住他一个么？”闰臣道：“姐姐有如此豪兴，妹子只得勉力奉陪。但必须告知舅舅，方可约他。”就把此话告诉林之洋。

林之洋道：“俺闻你父亲常说，君子成人之美。甥女既要成全他的功名，这等美事，你们做了，自有好处，何消同俺商量？那个黑女，当日九公同他谈文，曾吃他大亏。将来你同寄女到彼，俺倒着实耽心哩。”若花道：“他又不曾生出三头六臂，无非也是一个肉人，怕他怎的！”林之洋道：“他那伶牙俐齿，若谈起文来，比那三头六臂还觉利害，九公至今说起还是头疼。你说他是肉人，只怕还是一张铁嘴哩。若遇顺风，不过早晚就到。据俺主意，你们快把故典多记几个，省得临期被他难住，莫象九公倒象吃了麻黄只管出汗，那就被他看轻了。当日他们因谈反切，曾有‘问道于盲’的话；俺自从在歧舌国学会音韵，一心只想同人谈谈，偏不遇见知音。将来到彼，他如谈起此道，务必把俺举荐举荐。这两日大家吃了清肠稻，都不觉饿，索性到了黑齿再去买米，耽搁半日，趁着闲空，你们也好慢慢同他谈文。”

大家一路说着闲话，不知不觉，这日清晨到了黑齿，把船收口。林之洋托多九公带了水手前去买米。闰臣意欲红红同去。红红道：“他的住处，林叔叔尽知，无须我去。我若同去约他，他纵勉强同来，究竟难免被他轻视。贤妹到彼，就以送还扇子为名，同他谈谈。他如同来则已；设或别有推脱，愚姐再去把这美意说了，才不被他看轻哩。”闰臣点头，带着扇子同了若花央林之洋领进城内。

来到大街，闰臣同若花由左边街上走去，林之洋从右边走去。不多时，进了小巷，来到亭亭门首，只见上写“女学塾”三个大字。把门敲了两下，有个紫衣女子把门开了。林之洋一

看，认得是前年谈文黑女。闺臣从袖内取出扇子道：“姐姐请了。前岁敝处有位多老翁，曾在尊斋带了一把扇子回去，今托我们带来奉还，不知可是尊处之物？”亭亭接过看了道：“此扇正是先父之物。二位姐姐若不嫌茅舍洼曲，何不请进献茶？”闺臣同若花一齐说道：“正要登堂奉拜。”于是一同进内。林之洋就在旁边小房坐了。亭亭把二人让进书馆，行礼序坐。有两个垂髫女童也上来行礼。彼此问了名姓。闺臣道：“妹子素日久仰姐姐大才，去岁路过贵邦，就要登堂求教；但愧知识短浅，诚恐贻笑大方，所以不敢冒昧进谒。今得幸遇，真是名下无虚。”亭亭道：“妹子浪得虚名，何足挂齿！前岁多老翁到此，曾有一位唐大贤同来，可是姐姐一家？”闺臣道：“那是家父。”亭亭听了，不觉立起，又向闺臣拜一拜道：“原来唐大贤就是令尊，姐姐素本家学，自然也是名重一时了。前岁虽承令尊种种指教，第恨匆匆而去，妹子尚有未及请教之处，至今犹觉耿耿。可惜当今之世，除了令尊大贤再无他人可谈了。”

闺臣道：“姐姐有何见教，何不道其大概呢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因《春秋》一书，闻得前人议论，都说孔子每于日月、名称、爵号之类，暗寓褒贬，不知此话可确？意欲请教令尊，不意匆促而别，竟未一谈，这是妹子无福。”闺臣刚要开言，若花接着说道：“《春秋》褒贬之义，前人议论纷纭。据妹子细绎经旨，以管窥之见，择其要者而论，其义似乎有三：第一，明分义；其次，正名实；第三，著几微。其他书法不一而足，大约莫此为要了。”

亭亭道：“请教姐姐，何谓明分义？”若花道：“如《春秋》书月而曰‘王正月’，所以书‘王’者，明正朔之所自出，即所以序君臣之义。至于书‘陈黄’、‘卫紫’者，所以明兄弟之情；书‘晋申生’、‘许止’者，所以明父子之恩。他如‘曹

鞞’、‘郑忽’之书，盖明长幼之序；‘成风’、‘仲子’之书，盖明嫡庶之别。诸如此类，岂非明分义么？”

亭亭道：“请教正名实呢？”若花道：“如《传》称隐为‘摄’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公’；《传》称许止不尝药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弑’；卓之立未逾年，而圣人正其名曰‘君’；夷皋之弑既归狱于赵穿，而圣人书之曰‘盾’。凡此之类，岂非正名实么？”

亭亭道：“请教著几微呢？”若花道：“如‘公自京师，遂会诸侯伐秦’，盖明因会伐而如京师；‘天王狩于河阳，壬申，公朝于王所’，盖明因狩而后朝；‘公子结媵妇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’，盖著公子结之专；‘公会齐侯，郑伯于中邱，鞞帅师会齐人、郑人伐宋’，盖著公子鞞之擅。似此之类，岂非著几微么？孟子云：‘孔子作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’是时王纲解纽，篡夺相寻，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权，于是因《鲁史》而作《春秋》，大约总不外乎诛乱臣、讨贼子、尊王贱霸之意。春秋之世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强盛，夫子所以始抑诸侯以尊王室。及至诸侯衰而楚强，夫子又抑楚而扶诸侯。所以扶诸侯者，就是尊王之意。盖圣人能与世推移，世变无穷，圣人之救其变亦无穷。其随时救世之心如此。或谓《春秋》一书，每于日月、名称、爵号，暗寓褒贬，妹子固不敢定其是否。但谓称人为贬，而人未必皆贬，微者亦称人；称爵为褒，而爵未必纯褒，讥者亦称爵。失地之君称名，而卫侯奔楚则不称名；未逾年之君称子，而郑伯伐许则不称子。诸如此类，不能枚举。要知《春秋》乃圣人因《鲁史》修成的，若以日月为褒贬，假如某事当书月，那《鲁史》但书其时；某事当书日，《鲁史》但书其月，圣人安能奔走列国访其日与月呢？若谓以名号为褒贬，假令某人在所褒，那旧史但著其名；某人在所贬，旧史但著其号，圣

人又安能奔走四方访其名与号呢？

“《春秋》有达例，有特笔。即如旧史所载之日月则从其日月，名称则从其名称，以及盟则书盟，会则书会之类，皆本旧史，无所加损，此为达例。其或史之所无圣人笔之以示义，史之所有圣人削之以示戒者，此即特笔。如‘元年春正月’，此史之旧文；加‘王’者，是圣人之特笔。晋侯召王，事见先儒之传，而圣人书之曰‘狩于河阳’，所以存天下之防；宁殖出其君，名在诸侯之策，而圣人书之曰‘卫侯出奔’，所以示人君之戒。不但曰仲子，而曰‘惠公仲子’；不但曰成风，而曰‘僖公成风’；不曰陈黄，而曰‘陈侯之弟黄’；不曰卫繁，而曰‘卫侯之兄繁’；阳虎陪臣，书之曰‘盗’；吴楚僭号，书之曰‘子’；他如纠不书‘齐’，而小白书‘齐’；突不书‘郑’，而忽书‘郑’；立晋而书‘卫人’；立王子朝而书‘尹氏’。凡此之类，皆圣人特笔。故云：‘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某窃取之矣。’学者观《春秋》，必知孰为达例，孰为特笔，自能得其大义。总之，《春秋》一书，圣人光明正大，不过直书其事，善的恶的，莫不了然自见。至于救世之心，却是此书大旨。妹子妄论，不知是否？尚求指示。”

亭亭道：“姐姐所论，深得《春秋》之旨，妹子惟有拜服。还有一事，意欲请示，不知二位姐姐可肯赐教？”闺臣道：“姐姐请道其详。”亭亭道：“吾闻古《礼》自遭秦火，今所存的惟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，世人呼作‘三礼’。若以古《礼》而论，莫古于此。但汉、晋至今，历朝以来，莫不各撰礼制。还是各创新礼？还是都本旧典？至三礼诸家注疏，其中究以何人为善？何不赐教一二呢？”若花听罢，暗暗吐舌道：“怎么这个黑女忽然弄出这样大题目！三礼各家，业已足够一谈；他又加上历朝礼制，真是茫茫大海，令人从何讲起？只怕今日要出

丑了。”

正在思忖，只见閤臣答道：“妹子闻得《宋书·傅隆传》云：‘《礼》者，三千之本，人伦之至道。故用之家国，君臣以之尊亲；用之婚冠，少长以之仁爱，夫妻以之义顺；用之乡人，友朋以之三益，宾主以之敬让。其《乐》之五声，《易》之八象，《诗》之《风》《雅》，《书》之《典》《诰》，《春秋》之劝惩，《孝经》之尊亲，莫不由此而后立。唐、虞之时，祭天之属为天礼，祭地之属为地礼，祭宗庙之属为人礼。故舜命伯夷典三礼，所以弥纶天地，经纬阴阳，纲纪万物，雕琢六情，莫不以此节之。’但《魏书》有云：‘三皇不同礼。’又云：‘时易则礼变。’故殷因于夏有所损益。商辛无道，雅章湮灭。周公救乱，宏制斯文，以吉礼敬鬼神，以凶礼哀邦国，以宾礼亲宾客，以军礼诛不虔，以嘉礼合姻好，谓之‘五礼’。及周昭王南征之后，礼失乐微，上行下效，故败检失身之人，必先废其礼。如昭公讳孟子之姓，庄公结割臂之盟，是婚姻之礼废了，那淫僻之乱莫不从此而生；齐侯悦妇以慢客，曹伯观胁以褻宾，是宾客之礼废了，那傲慢之情莫不从此而至；文公逆祀于五庙，昭公不慙于母丧，是丧祭之礼废了，那骨肉之恩莫不从此而薄；天子下堂，河阳召君，是朝聘之礼废了，那侵陵之渐莫不从此而起。孔子欲除时弊，故定礼正乐，以挽风化。及至战国，继周、孔之学，讲究礼法的惟孟子一人。

“嗣后秦始皇并吞六国，收其仪礼，尽归咸阳；惟采其尊君抑臣之仪，参以己意，以为时用。余礼尽废。汉高祖初平秦乱，未遑朝制，群臣饮酒争功，或拔剑击柱，高祖患之，叔孙通于是撰朝仪，胡广因之辑旧礼。汉末天下大乱，旧章殄灭。迨至三国，魏有王粲、卫觭共创朝仪；吴有丁孚拾遗汉事；蜀有孟光草建众典。晋初，荀觊以魏代前事撰为晋礼。宋何承

天、傅亮同撰朝仪。齐何佟之、王俭共定新礼。至梁武帝乃命群儒裁成大典，以复周公五礼之旧。陈武帝即位，礼制虽本前梁，仍命江德藻、沈洙等随时酌斟取舍，以便时宜。迨至前隋，高祖命辛彦之、牛弘等采梁旧仪，以为五礼。自西汉之初以至于今，历代损益不同，莫不参之旧典，并非古礼不存，不过取其应时之变。所以《宋书·礼志》有云：‘任己而不师古，秦氏以之致亡；师古而不适用，王莽所以身灭。’

“至注《礼》各家：汉有南郡太守马融、安南太守刘熙、大司农郑玄、左中郎将蔡邕、侍中阮谿；魏有秘书监孙炎、卫将军王肃、太尉蒋济、侍中郑小同；蜀有丞相蒋琬；吴有齐王傅射慈；晋有太尉庾亮、太保卫瓘、侍中刘逵、司空贺循、给事中袁准、益寿令吴商、散骑常侍干宝、庐陵太守孔伦、征南将军杜预、散骑常侍葛洪、太常博士环济、谘议参军曹耽、散骑常侍虞喜、司空中郎卢谿、安北将军范汪、司空长史陈郡、开府仪同三司蔡謨；宋有光禄大夫傅隆、太尉参军任预、中散大夫徐爰、抚军司马费沉、中散大夫徐广、大中大内裴松之、员外常侍庚蔚之、豫章郡丞雷肃之、谘议参军蔡超宗、御史中丞何承天；齐有太尉王俭、光禄大夫王逸、步兵校尉刘璩、给事中楼幼瑜、散骑郎司马璩、御史中丞荀万秋、东平太守田僧绍、征士沈麟士；梁有护军将军周舍、五经博士贺瑒、散骑侍郎皇侃、通直郎裴子野、尚书左丞何佟之；陈有国子祭酒谢峤、尚书左丞沈洙、散骑常侍沈文阿、戎昭将军沈不害、散骑侍郎王元规；北魏有内典校书刘献之；北齐有国子博士李铉；北周有露门博士熊安生；隋有散骑常侍房晖远、礼部尚书辛彦之。他们所注之书，或所见不同，各有采取；或师资相传，共枝别干。内中也有注意典制，不讲义理的；也有注意义理，不讲典制的。据妹子看来，典制本从义理而生，义理也从典制而

见，原是互相表里。他们各执一说，未免所见皆偏。近来盛行之书，只得三家：其一，大司农郑康成；其二，露门博士熊安生；其三，散骑侍郎皇侃。但熊氏每每违背本经，多引外义，犹往南而北行，马虽疾而越去越远；皇氏虽章句详正，惟稍涉冗繁，又既遵郑氏，而又时乖郑义，此是水落不归本，狐死不首邱。这是二家之弊。惟郑注包举宏富，考证精详，数百年来，议《礼》者钻研不尽，自古注《礼》善本，大约莫此为最。妹子冒昧妄谈，尚求指教。”

亭亭听了，不觉连连点头道：“如此议论，才见读书人自有卓见，真是家学渊源，妹子甘拜下风。”亲自倒了两杯茶，奉了上来。

二人茶罢，闺臣暗暗忖道：“他的学问，若以随常经书难他，恐不中用。好在他远居外邦，我们天朝历朝史鉴，或者未必留神；即使略略晓得，其中年岁亦甚纷杂。何不就将史鉴考他一考？”

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 论前朝数语分南北 书旧史挥毫贯古今

话说唐闺臣知亭亭学问非凡，若谈经书，未免徒费唇舌；因他远居外邦，或于天朝史鉴未必留神，意欲以此同他谈谈，看他怎样。因说道：“请教姐姐，贵邦历朝史鉴，自然也与敝

处相仿。可惜尊处简策流传不广，我们竟难一见。姐姐博览广读，敝乡历朝史书，该都看过；即如盘古至今，年岁多少，前人议论不一，想高明自有卓见了。”

亭亭道：“妹子记得天朝开辟之初，自盘古氏以及天皇、地皇、人皇至伏羲氏，其中年岁，前人虽有二百余万年之说，但无可考。《春秋元命包》言：‘自开辟至春秋获麟之岁，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’；而张揖《广雅》以三皇、疏仵之类，分为十纪，共二百七十六万岁，与《元命包》所载参差至五十万年之多。妹子历稽各书，竟难定其是否。至年岁可考，惟伏羲以后。按孔安国《尚书序》，以伏羲、神农、轩辕为三皇；班固《汉志》以少昊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帝舜为五帝。三皇共计一千八百八十年，五帝共计三百八十四年。其后夏、商至今，皆历历可考了。”若花道：“近日史书，都以天干地支纪年，此例始于何时？至今共有若干年了？”亭亭道：“史书以干支纪年，始于帝尧。自帝尧甲辰即位，至今武太后甲申即位，共三千四十一年；若以伏羲至今而论，共五千一百五十三年了。”

闺臣忖道：“我们天朝南北朝，往往人都忽略，大约他也未必透彻，何不将此考他一考？”因说道：“请教姐姐，敝处向有六朝、五代、南北朝，不知贵处作何区别？”亭亭道：“妹子记得，当日吴孙权及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俱在金陵建都，人皆呼为六朝；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为时无几，人或称为五代。至南北朝之分，始于刘宋，终于隋初。宋、齐、梁、陈在金陵建都，所以有南朝之称；元魏、高齐、宇文周在中原建都，所以有北朝之称。那时天下半归南朝，半归北朝，彼此各据一方，不相统属。以南朝始末而论：宋得晋朝天下，共传五主，被齐所篡；齐传七主，被梁所篡；梁传四主，被陈所篡；陈传